



冤奇命九

人與鬼



九 命 奇 冤

吴 趼 人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46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0册

*

书号: 10088·24 定价: 0.77元

目 次

第 一 回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	4
第 二 回	广源店股东拆股 马鞍街星士谈星	7
第 三 回	接京函陈大人卖关节 除孝服凌贵兴考乡科	12
第 四 回	盼乡榜焦心似沸 讲风水信口开河	17
第 五 回	论柴米家庭现丑态 恣鼓簧中表动争端	22
第 六 回	鼠牙雀角宗孔穿墉 虎噬狼吞爵兴设计	27
第 七 回	假三千债抢三百银强徒得意 打五巴掌换五担米乡老便宜	32
第 八 回	明恩怨夫妻大闹 尽慈孝母子伤心	37
第 九 回	赠衣银贤母怜贫 缢罗巾淑媛谢世	43
第 十 回	遇重丧恶棍大遭殃 代和事奸徒快中饱	48

第 十 一 回	裕耕堂一场恶闹 区爵兴两次私肥	54
第 十 二 回	黄千总有意纵强徒 凌贵兴亲身行抢劫	59
第 十 三 回	爵兴宗孔双荐凶徒 叶盛简当一场败北	64
第 十 四 回	三德号大有定奇谋 裕耕堂爵兴诈酬谢	69
第 十 五 回	堂前设恶誓大有劫盟 窗外听私言张凤报信	74
第 十 六 回	区爵兴当筵俨行军令 凌祈伯临阵却用火攻	79
第 十 七 回	闻凶耗梁天来气死 破石室黄知县验尸	84
第 十 八 回	张阿凤挺身作证 施智伯仗义誉词	89
第 十 九 回	愤奇冤天来初告状 行重贿勒先访官亲	94
第 二 十 回	简勒先智使舅老爷 殷孺人大闹黄知县	99
第二十一回	千金且向闺中送 八命初沉海底冤	105
第二十二回	轻财色张阿凤拒赃 买珠钏鲍师爷受贿	110

第二十三回	刘太守误听一席话 焦按察故沉九命冤	115
第二十四回	施智伯发议天和行 凌贵兴夜宿巡抚衙	120
第二十五回	折毛锥智伯辞阳世 听童谣制台察冤情	125
第二十六回	杨巡捕勇擒大有 孔制台夜审喜来	130
第二十七回	一道旨调去两广督 十万金再沉九命冤	135
第二十八回	大张华筵偏是幸灾乐祸 传来警信顿教胆战心惊	140
第二十九回	妙算无遗爵兴再点将 属垣有耳阿七听私言	145
第三十回	拐钜款喜来遁迹 进京都爵兴登程	150
第三十一回	眷怀故旧蔡显洪赠金 怜悯奇冤苏沛之仗义	155
第三十二回	梁天来度岭走长途 林大有书房献密计	160
第三十三回	探案情沛之入虎穴 拟行贿李丰走江西	165
第三十四回	林大有平空被捕 凌贵兴黑夜遭擒	170

第三十五回	下监牢强徒纳闷 自出首李丰献谋	175
第三十六回	留后嗣原告代求恩 定罪名钦差结冤案	180

吴趼人和《九命奇冤》

姚奠中

晚清（1840—1911）六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是腐朽黑暗的满清帝国濒于全面崩溃，而在内忧外患重压下，全国人民争取改革、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在变。中国固有的几千年的古老的文化，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不断地进行检讨、进行改革。作为文化中文学的一部分的小说，则是这一改革中最活跃的分子，这在“戊戌变法”后的十余年，尤为显著。据阿英同志统计，晚清小说，成册者“至少千种以上”，而其中有意识地以小说为斗争武器，向黑暗的政治现实进攻，提倡维新爱国，推动社会改革，启迪人民智慧的有意义的作品，就占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因此，就思想内容、政治倾向来看，晚清小说是应该大力肯定的。然而，由于当时作者认识上的片面性，只重视小说的政治作用、教育作用、社会作用^①，而没有重视它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创造，因而作品虽多，而具有魅力的成功的著作却很少。其能流传到今天的，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其可以被称为作家、可以占小说史上一页的，更不过寥寥数人。李伯元（宝嘉）、吴趼人（沃尧）、曾朴、刘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吴沃尧，号茧人，后改趼人。由于趼字不常见，便常被别人误认、误写为妍人或研人。他都用诗句作了辨白^②。他的笔名“我，佛山人”，也常被人误念为“我佛、山人”，他也诙谐地作

了辨驳^③。他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四月十六日，卒于宣统二年（1910）九月十九日。只活了四十四岁。他虽出身于官僚世家，但从作巡抚的曾祖父，到作工部员外郎的祖父，到作候补巡检的父亲，却一代不如一代，逐渐没落下来。他父亲死后，他的叔父为了谋官，耗费了大量资财，他便和母亲过着贫穷的日子。

他自十八岁起到四十四岁逝世前，基本上是在上海度过的。其中两次到汉口办报，时间都仅几个月，一次到日本、横滨，一次到山东济南、青岛，时间都很短。他是一个职业作家。从初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军械局担任八元工资的抄写工作起，就时常向各报投稿，这使他和报纸编者取得了联系。在十多年中间，边工作，边自学，边写作，为后来走上写作道路，打下了基础。接着他被聘到各报馆作文字编辑，前后五六年。于此期间，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④，并开始了另外三个长篇的创作^⑤。到了1903年8月，便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上，同时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从12月起《九命奇冤》也开始在该刊连载。此后，他便把全副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成了和李伯元齐名的著名的小说家。

吴趼人是一位多产作家。在不长的十来年当中，写出长篇小说十九种（其中七种未完），短篇小说十二篇，笔记六种，其余小品、诗、文、杂著不计。成绩是惊人的。其中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而《九命奇冤》，也代表着他创作的另一个方面。

《九命奇冤》写的是满清、雍正朝，一件九条人命被害死的大冤案，最后得到昭雪的真实的事件。写的虽然是二百多年前的、已成为历史的旧事，但和讲史不同。因为它不是以一朝一代为写作对象，而是以一个完整的故事为写作范围。故事是根据嘉庆时安和《梁天来警富新书》改写的，而安和的著作又是以乾隆末欧苏《霭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条为蓝本。近人罗尔纲对

此故事的事实，曾作了考证^⑥。似此情况，有什么必要来重写一次呢？原因之一，是通过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可以充分反映满清统治，即使在所谓最清明的时代，也仍然隐藏着黑暗与丑恶，借历史的外衣，以揭露贪污横行，草菅人命，钱能通神，奸盗猖狂的现实，有助于人们对封建官僚阶层的本质的认识；之二，是欧氏作品过略，不成小说；安氏的书虽有四十回，但描写拙劣，艺术效果很差，有必要重作艺术加工。吴趼人的《九命奇冤》，正做到了：结构严密，脉络分明，情节有详略、剪裁，达到了集中突出的目的；人物的言语行动，也写得具体形象。用胡适的话来说：“《九命奇冤》在技术一方面，要算是最完善的一部小说了”^⑦。

吴趼人不能算作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但却是晚清时期的小说巨擘。他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富正义感，痛恨社会黑暗，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但他的思想，只达到了改良、维新、变法程度，而对革命则持反对态度；他幻想道德救国，而宣扬革命亡国，表现了他保守反动的一面。他掌握的写作资料很丰富，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强，笔墨也十分酣畅，但由于要适应报纸杂志连载的需要，常常是仓卒成篇，这就限制了他成为伟大的作家。然而，这些并不妨碍《九命奇冤》所具有的价值，和作为晚清小说中可读和必读的重要作品。

①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为代表的小说理论，都是强调政治、社会作用，而不谈艺术。

②张乙庐《吴趼人逸事》谓“时有误书‘趼人’为研人或妍人者，氏颇以为苦，尝作诗六章自白。”其诗句有：“古端经手无多日，底事频呼作研人！”“偷向妆台揽镜照，阿依原不是妍人。”

③孙玉声《吴趼人》谓：某小报与吴论战，误以“我佛”二字连读，“山人”二字连读，吴兴师问罪，谓：“我系佛山人，故曰我佛山人，何得竟施腰斩之罪，将佛山二字，断成二截？”

④指《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全书一百回，署名抽丝主人撰。抽丝主人即从吴氏原字茧人化出。

⑤即指下文《新小说》上同时连载的三种。

⑥罗尔纲《九命奇冤的本事》和《九命奇冤凶犯穿腮上档案之发现》。

⑦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小说》。

第一回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

“唉！伙计！到了地头了！你看大门紧闭，用甚么法子攻打？”“呸！蠢材！这区区两扇木门，还攻打不开么？来，来，来！拿我的铁锤来！”“砰！砰！砰！好响呀！”“好了，好了！头门开了！——呀！这二门是个铁门，怎么处呢？”“轰！”

“好了，好了！这响炮是林大哥到了。”“林大哥！这里两扇铁牢门，攻打不开呢！”“唔！俺老林横行江湖十多年，不信有攻不开的铁门，待俺看来。——呸！这个算甚么，快拿牛油柴草来，兄弟们一齐放火，铁烧热了，就软了！”“放火呀！”劈劈拍拍，一阵火星乱迸。“柴草烧他不红，快些拿木炭来！”“好了，有点红了，兄弟们快攻打呀！”豁刺刺！豁刺刺！“门楼倒下来了，抢进去呀！”“咦！怪道人说梁家石室，原来门也是石的。”“林大哥！铁门是用火攻开了！这石门只怕火力难施，又有甚么妙法？”“呸！众兄弟们有的是刀锤斧凿，还不并力向前，少停，凌大爷来了，倘使还没有攻开，拿甚么领赏！”“是呀，我们并力攻打上去，不怕他铜墙铁壁！”好忙呀，刀儿，锤儿，斧子，凿子，一齐乱下。“好了，我这里打下指头大的一点来了！”“我这里芝麻大一点也没有动呀！”“噯！攻了大半个时辰了！我老林打家劫舍，也不知经过几百回，却没有经过这样为难的事，兄弟们不要白费力气了，设个法儿，用软梯上去吧！”

“不中用！这一个石室，没有天井，就有两个窗户，也不过一尺来高，四五寸宽，哪里进得去！”“那么，我们掘地道来！”

“也没用，这个牢房，是我老子在世的时候承造的，他常常说起，说这牢房底下，四围打了一丈二尺深的沙桩呢。”“这可准了！”轰！轰！轰！“这是三响号炮，凌大爷到了！”“凌大爷，这石室攻打不开，还求示下！”“吓！你们在我跟前夸了嘴，此刻闹到骑虎难下，难道就罢了么？”“大爷不要动怒！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快点说来。”“好在大爷不是要取他钱财，……”“我大爷有的是铜山金穴，要他钱财做甚么？这个不消说得！”“只要结果他一家性命，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不须打破他这牢房，便可以杀他个寸草不留！”“也罢！我本来只要杀了他弟兄两个，怎奈他全不知机，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的了！老林！你就施展你那妙计吧！”“兄弟们搬过柴草来，浇上桐油，就在这门前烧起来，拿风箱过来，在门缝里喷烟进去，……阿七！你飞檐走壁的功夫，还使得么？”“老实说，我虽然吃了两口鸦片烟，这个本领是从小学就的，哪里就肯忘记了！”“既这么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都用柴草塞住了，点上一把火。”“可以，我就干这个。”“凌大爷！这里有马鞭，你且坐在上风一边，看俺老林成功也！兄弟们快来动手！”好热闹呀。怎见得？——

毒雾迷天，浓烟匝地，风过处红火焰焰，火低时黑气腾腾，添柴草的奋不顾身，遑问焦头可虑；拉风箱的乱抒双臂，不辞烂额之劳。四壁厢犬吠鸡飞，一霎时神号鬼哭。尽任他锣声震地，官军赴援无人。只听得炮响连天，贼徒声势愈大。桐油烟臭恶难闻，向石门缝中钻去；催命符容情不得，从阎罗殿上颁来。叫尔室中众人，化作冥司群鬼。纵不似北京的挂炉烧鸭，也要做江南的异味熏鱼。

“这会烧够了两个多时辰了！大约此刻已有四更多天，这牢房里的人，是活不成的了！凌大爷！我们散吧？”“好呀！这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旋歌’，走呀！打轿子过来！”哄哄哄

一阵散了，这一散不打紧，只是闹出一段九命奇冤的大案子来了。

喂！看官们，看我这没头没脑的忽然叙了这么一段强盗打劫的故事。那个主使的甚么凌大爷，又是家有铜山金穴的，志不在钱财，只想弄杀石室中人，这又是甚么缘故？想看官们看了，必定纳闷；我要是照这样没头没脑的叙下去，只怕看完了这部书，还不得明白呢。待我且把这部书的来历，以及这件事的时代出处，表叙出来，庶免看官们纳闷。

话说这件事出在广东，我闻得各处的人，都说广东强盗多，广东果然强盗多，这句话我也不能代广东人讳；但是大凡做强盗的人，无非是些无赖地痞，亡命少年，从没有坐拥厚资，名列缙绅，也去做强盗的道理。然而这件事，却是一个坐拥厚资的人去做强盗，并且这个人虽然不是甚么阀阅名门的子弟，却也是纳监读书，充做书香人家的人。似他这等人，也做了强盗，岂不是一件奇事？并且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这位雍正皇帝，据故老相传，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于国计民生上，十分用心，惩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严厉，并且又明见万里，无奸不烛。至今说起来，大家都说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然而这个故事，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却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弄到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却不迟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岂不又是一件奇事？

要知道这件奇事的细情，待我慢慢一回一回的表叙出来，便知分晓。

第二回 广源店股东拆股 马鞍街星士谈星

却说广东素称繁盛之区，向来商贾云集，百货流通，从前海路未通，往来北省的人，多是取道江西。这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南雄岭。这南雄岭是广东省南雄州所属的地方，过往之人，都要在此地经过，因此朝廷就在这个所在，设立税关，征收关税。南雄地方，就成了个南北通衢，客商辐辏；那些多财善贾之流，多在那里开行设店。

内中单表一家绸缎铺子，招牌是“广源字号”。这广源是郎舅两个合伙开设的，一个姓梁，名叫朝大，一个姓凌，名叫宗客，都是广州府番禺县人氏。这凌宗客就是梁朝大的妻舅，郎舅二人，情投意合，生意也十分茂盛。后来宗客在别处发了一票大大的横财，先就回到省城去安闲度日，所有南雄生意，都归与朝大经管。不料乐极生悲，这凌宗客发了大财之后，安享得没有几时，就呜呼哀哉了。遗下一子，名叫贵兴，表字祈伯，向来下帷读书，纳粟入监，以为考乡场地步。此时丁了忧，正好庐墓读礼。谁知过得年余，梁朝大在南雄，也一病身亡。朝大两个儿子，长名天来，次名君来，其时正在番禺谭村居住。一朝得讣，不必说，自是星夜奔丧而去。到得南雄，料理丧事已毕，细查近年生意，却是日见清淡。兄弟二人商量道：“母亲年纪已高，我们不便远离，设店在此，没人经管，也不成事。凌表弟他向来读书，未必肯来经理，不如写信通知与他，请他来此，眼同盘顶与别人。盘出多少现银，我们照老股公摊，一来免了这头牵挂，二

来得了现银，我们回到省城，也好再图别业，想凌表弟也未必不肯。”商量定了，就写了封信，去通知凌贵兴，贵兴得信，果然来了。

兄弟两个，再把上项主意，诉说一番，贵兴也点头应允。当下三人定了主见，就招人盘受，不多几天，交易都算清了，自然都是二一添作五的分了。只剩下二十四个玉石花盆，及一堂花梨木椅桌，因为议价不合，还没有受主。天来同贵兴商量道：“我们不能为了这两样东西，只管耽搁，好在这个大家都用得着的，不如我们两家分了吧。”贵兴道：“好好的全副东西，分散了就可惜了！不如我们两个投票估价，出得价高的，拿出钱来，拿了东西去，拿不着东西的，可得了那价钱，岂不是好！”天来道：

“表弟高见不差。”于是两人各各写了投票，交了出来，邀了证人，当众拆开。天来出的是一百零五两，贵兴只出了八十两。天来马上去兑了一百零五两银子，亲手交与贵兴，贵兴不觉后悔起来，对天来道：“这两样东西，弟倒也心爱，只因一向在家读书，不知物价，所以出得贱些。如今我多加五两，共作一百十两，请表兄让与弟用如何？”天来本是无可无不可之人，当下正欲答言，尚未开口。那旁边一个做中证的老伙计道：“这可使不得！当众投票，是极公正之事，此刻票已开了，又来加价，起初又何必投票呢！倒是当面讲价的好了！与其开了票之后，再来加价，又何必开票呢？不是徒然多此一举么？并且凌世兄当面加得，梁世兄自然也当面加得。倘使梁世兄也是心爱此物，也加起价来，岂不成了个争端么？依我看来，还是依投票之价，梁世兄得去为是，免得因此些微小事，你两家中表，起了争端。此是老夫愚见，依与不依，听凭你们二位尊裁！”众人齐声道：“老丈之言甚是！倘不如此，我们今天承邀作证人，也是白白多此一举了！”贵兴迫于众论，不得已接了天来银子，怏怏不已。当下诸事停当，表兄弟三人，一同买舟返省。天来兄弟，自回谭村不

提。

且说贵兴与天来分手之后，只叫家人雇人挑了行李回去，他自己却散步街头。偶然走过马鞍街，只见一家门首，围着许多人观看。贵兴抬头看时，只见那家门首，挂着一面簇新招牌，写着“江西马半仙，专参六壬神课，兼精命相，阴阳地理”十九个字。贵兴看罢，心中暗想：我向来在此走过，未见有此，想是新到的，何妨前去领教他一回呢？想罢上前，分开众人，走到门内。只见屋内摆着一个课坛，上面坐着一人，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布长衫，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对襟马褂，颈上还围着一条玉兰绦子儿硬领，黑黑儿，瘦瘦儿，一张尖脸，嘴唇上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八字胡子，鼻子上架着一个玳瑁边黄铜脚的老花眼镜，左手拿着一枝三尺来长的竹旱烟管，嘴里吸着，鼻子里一阵一阵的烟喷出来。右手拿着一柄白纸面黄竹骨的摺叠扇，半开半合，似摇不摇的，身体在那里晃着。隔着那眼镜上的两片水晶，看见他那一双三角眼睛，一闪一闪的，乍开乍闭。贵兴向前拱手道：“先生请了！”马半仙听见招呼，连忙呵了一呵腰，左手放下烟管，把鼻子上的眼镜除了一除，嘴里也说：“请了请了。”一面说着，也向贵兴打量一番，只见他生成一张嫩白脸儿，滴溜溜的一双小眼珠儿，薄薄的嘴唇儿，高高儿的颧骨，露露儿的鼻孔，头戴细黑布的瓜皮小帽，上头缀着个核桃大的蓝帽结子（粤俗：素服，帽结用蓝不用白），帽檐上面，却缀上一块天蓝宝石的帽准，身穿细机嫩蓝布长衫，手执一把宫扇式的纨扇，脚上蹬一双挖花京式素鞋，那鞋底儿足有一寸多厚，举止浮动。打量过了，心中早有了主意，一面低下头来，在桌子底下拉出一把凳子来，说声“请坐”。贵兴也不谦让，就便坐下，嘴里说道：“先生敢是初到敝地，难得多才多艺，特来请教算一个八字。”马半仙道：“如此请教贵造。”贵兴便将生辰八字，一一告知；半仙戴上眼镜，提起笔写了出来，起了四柱，侧着头，看了一会，又

轮着指头掐了一会，放下笔来，除下了眼镜，捋了捋胡须，打了一声咳嗽，双眼望着贵兴道：“贵造是一个富贵双全的八字，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已有二十多年，似这般八字，却也不曾遇到过几个。还记得十五年前，小弟到北京去，有人拿了一个八字来算，我算得他非但富贵双全，并且才兼文武，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只有一件奇怪，他到了晚年，有一步运，遇了七煞阳刃，据飞星划度算去，恰好那两年，又是丧门、披麻、亡神、白虎、暴败、天狗、天哭等星宿，应该不得善终，要过刀而亡的。然而好的我就依书讲命，一齐说了，到了后来那一步运，我只得说是恐怕要有点小耗失，起居出入，要谨慎些。你想我们江湖上人，只这句话，就是教人趋避的了，然而算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哪个的八字。到后来方才有人告诉我，说是年羹尧大将军的八字。那时我自己还不相信，怎么象年大将军那样荣华富贵，会过刀而死呢？这个八字一定算得不灵了，一定是我的功夫不精了。谁知康熙皇帝驾崩了，如今这位雍正爷登位，不多几时，就把这位年大将军杀了！那时小弟才敢自己佩服自己，一点儿也不会算错。今天看了贵造，功名富贵，虽然未必及得到年大将军那样，然而不是恭维的话，这状元、宰相、封侯伯，是逃走不去了，并且越到晚运越好。不说别的，就是这日坐文昌，主生贵子，这一层那晚运是不必说的了。据这么看去，贵造比年大将军还高十倍呢！”

一席话说得贵兴手舞足蹈起来，问道：“请先生批个大批，要多少笔金呢？”半仙道：“据贵造而论，一生事业不少，一个大批，说不尽许多，不如批个成本的好。”贵兴道：“就批个成本，不知要多少笔金？”半仙道：“小弟这里的规矩，平常人来算，批成本是五钱银子，若是大贫大贱的八字，我算出来了，就一文不要，送他一本，等他好趋吉避凶。要是大富大贵的命，也要叨光酌加一点，我可是争论的，只看来人器量如何。俗语说

的好，‘量大福大’，我也不必争，那大量的人，也断不会难为我的。”贵兴拍手道：“好好！我就送你一两银子笔金，费心同我批个成本，但不知几天可以批得好？”半仙道：“批成本的，不是含糊可以了事，先要考定太阴、太阳、经纬，追究胎元、胎息，参考七政、四余、飞星、划度，还要装地盘神煞，考查流年小限，以断定一生衣禄。大约十天之后，方可应命。”贵兴道：“不要紧，就是十天；十天之后，我叫人来取就是了。”说罢，送上一两笔金，半仙也不推辞，就便收了，又说道：“倘不见弃，小弟还当奉赠一相，是不取相金的。”贵兴道：“先生真是多才多艺！招牌上还有阴阳地理，想必也是高明？”半仙道：“不敢！小弟在家乡时，单就因为看风水看的灵，因此人家送与小弟一个浑号，叫做‘钻穿石’……”。

半仙还要再说时，忽见一个小厮走来，对着贵兴请了个安，道：“大爷回来了，为何不到家里去？隔壁陈大人来拜候呢。”贵兴听了，便立起来，辞了马半仙，带着小厮回去。

不知陈大人是甚么人，来拜贵兴何事？且听下回分解。